

第二章

躲不過的是孽緣





儂本多情

一個女子最美麗的時候，其實並不是在人們常常所說的為子女、為人妻或是為人母的時候。而是剛剛少年，脫離了各種規章制度的約束，渴望著浪漫愛情的發生，有著足夠的青春可以揮灑，有著足夠的美夢可以去遐想，有著足夠的時光去流連的時候。這一段美麗的時光中，每一聲巧笑，每一次盼目都徘徊在回憶中。

那時的阮玲玉是最美麗的，清秀的臉頰，修長的眉毛，她像一朵花苞輕輕地在人們不經意間吐苞而放，等人們留意過來時，她已經是亭亭玉立的一朵花兒，變得更加美麗更加富有生氣。她的女性魅力也在逐步地體現出來，她的身材豐滿而又苗條，特別是那雙無論在何種神態下都飽含著令人心疼的憂鬱的眼睛，一直映到了一個人的心裡。這個人，便是對她的一生產生巨大影響的，在兩年後與她同居，後來分分合合折騰了八年之久，最後死纏到底的張達民。阮玲玉在生命如花時錯過這一步。

這對對寡母孤女來說，上學實在不易，費用的重擔自是不用說，而且母女倆沒有一個棲身之處。後來，母親便在一戶姓張的人家幫傭。張家本也是廣東香山人，和鳳根父親是同鄉。張公館坐落在上海市乍浦路，張老爺原在清朝時，曾有三品官銜，辛亥革命之後丟了官職，轉而經商，全家便由廣東遷到了上海。張老爺開了張利昌和張亨昌兩個字號，利昌專辦招商局滬寧鐵路的木料，亨昌專包油漆。他經商很有些手腕，由於經營得法，故家道殷實，僅就上述兩項就堪稱「買賣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何況張家還有大筆的田租收入。當時，廣東乃是英國人把鴉片從印度運到中國內地的必經之地。張老爺當時在廣東為官時，對這一行門路甚為精通，而且裡外關係很多。到了上海之後，依然半明半暗地繼續從事這煙土生意。所以，對張老爺來說，他有可以整日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的資本。

張老爺有妻妾九人，生下的子女計十七人之多。張太太管不住

丈夫納妾，但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不致發生動搖，她絕不允許丈夫把這些女人帶回家來，也絕不承認老爺在外面生的孩子是張家的後代。

張家老宅是在上海乍浦路，其府邸從外面看是一座石庫門房子。這種房子如今在南方的城鎮還不時可見。其特點是清一色的白壁青瓦，大門不必寬敞，但是門楣框架必定是用整塊長條麻石鑲搭而成，故得名石庫門。張家的石庫門房子，屬於三進三院三廳的規模，前院有個小花圃，種著月季、鳳仙花等等，牆上爬著常青籐。每進房子之間，都有著很大的天井相隔，前兩進房子是上房，自然是主人家居住之地，而傭人所居住的地方是後天井靠牆根的那一排平房。平日裡，粗使僕役都在這裡做事，是不可以隨便進入前院的。

張家共有四個公子，即長子慧沖、二子晴浦、三子惠民和小兒子達民。這兄弟四人日後和當時的上海影壇都或多或少地有些關係，也都有過一些名氣，其中尤以張慧沖和張達民名氣最大。

張慧沖生於一八九八年，那年十九歲，正在上海的航海專科學校讀書，時刻夢想著有朝一日能漂洋過海，發一筆洋財，後來他果然成就了一番事業。他從航專畢業後，即東渡日本，抵日不久就對航海失去了興趣，轉而迷上了東洋魔術，加上他自己勤奮鑽研，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一套東方魔術玩得堪稱爐火純青。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初歸國後，很快又迷上了電影，加盟中國最早的電影攝製機構之一的商務印書館影片部，當上了一名電影演員。主演了《蓮花落》、《好兄弟》等片，他那英俊的外貌、灑脫的造型，頗受影迷喜歡。此後，張慧沖又在電影界和魔術界大顯身手，曾大紅大紫過。而張達民的「成名」卻不是因為有何業績，而是因為他後來與阮玲玉（即鳳根）的特殊關係，成為阮玲玉之死的罪魁禍首，在世人面前留下了罵名。

張達民生於一九〇四年，整整年長鳳根六歲。鳳根八歲隨母親進入張府時，張達民已經是十四歲了，自然不會對只有八歲的小娃娃產生什麼好奇。張老爺與張太太對這個小兒子格外寵愛，凡事皆依著他，使他從小就是一個嬌生慣養的紈褲子弟。張達民深受父母親的影響，揮霍無度，賭癮極大，由此埋下了日後賭盡數十萬家產的禍根。他自脫離學校後，說是踏入社會服務，實際無一定職業，與阮玲玉相識之初，他對她自我介紹說，在五馬路茂盛洋行內任職。

一九二五年，阮玲玉已是崇德女校初中部二年級的學生了。生活剛剛向她展開無數的可能，她覺得一切都是那麼美好，一想到畢業後可以開始美好的新生活，可以向母親盡為人女的孝敬。阮玲玉自從升入初中，便搬出張家開始住校了。阮玲玉到張家的次數逐漸減少了，但閒暇時，她還是偷偷溜到後院去看望母親。她的偶爾露面，引起了張家四少爺張達民的注意。如果不是因為張達民此時的介入使阮玲玉中斷學業，從此開始了另一種生活，而最終導致了一場悲劇的發生，阮玲玉可能度過誰也無法預見的一生，在中國電影史的早期，也未必就會出現一顆日昇中天的明星阮玲玉。

這個從主婢關係開始而走向同居的真相，是一個一直隱瞞了多年而素不為人知的秘密，即使那些天天鑽營此道，在阮玲玉死後千方百計地想刨根問底的記者竟然無一不被愚弄，都認為張達民是偶見阮玲玉，驚為「天仙」，於是處心積慮地託阮同學介紹認識的，然後才得以日久生情，日漸親近而同居燕好的。何以當時報刊對此說法如出一轍呢？阮玲玉與張達民一直對外如是說。阮玲玉曾對《現象》月刊的記者說：「與張達民認識，就在十六歲那一年，起初是同學介紹的……」這個說法曾一度被其他報刊廣為轉載引用。在阮玲玉去世後，一本號稱「事實在，句句真話」的《張達民口述阮玲玉正本》中說：「張家住海寧路，阮住乍浦路，二人不時在路上撞見，進而相識，更進而

為友誼」如此云云。張達民的這一說法更加固了上述言論，故後來有關張阮二人關係的報導多引此為本。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當時進步電影先驅者、著名導演蔡楚生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為紀念阮玲玉逝世二十二週年寫過一篇具有權威性的文章，對阮玲玉之為人與其藝術上的成就有極其中肯的評價，同時披露了張阮二人乃主僕關係，這裡引用原句：「她在十六歲時即被一個浮浪狂悖的官僚子弟所佔有（此人為她母親所服役的主人家的少爺）。」一九八五年，在紀念阮玲玉逝世五十週年之際，影界老人沈寂先生也對此進行了證實。

那時，張達民剛剛二十二歲，尚未結婚，也不過是個游手好閒、吃喝玩樂的「二世祖」。這樣的人，在當時的世家子弟中並不在少數。所謂「二世祖」，就是富貴人家的子弟專事坐吃祖產，吃父輩的家產便叫做「二世祖」，表面上風風光光，實際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寄生蟲。中學畢業後的張達民曾經在一個弄堂裡的無名大學混過一年，讀的是國文系。這個國文專業對於這位商人之家的公子自是沒什麼用處，教授與作家都不是他的理想，且當時的教授與作家都背負著「窮酸」的別名。張達民上這個國文專業無非是一時之興，想混點文憑，於面子上也好看一些。讀了一年，覺得枯燥乏味，實在是耐不住那份寂寞，便自動輟學，隨著父親身邊學習經商之道。只是經商之道尚未學成，實際應酬上的門道卻是學了不少。

張達民的富有家世和後天的缺乏教導，使他的大部分時間花費在追逐吃喝玩樂的享受上，這使他的那種「二世祖」的生活方式在無論遇到什麼情況時都一成不變，愛慕虛榮、不確定性、膽小怕事、懶惰，這就是他的性格。這樣的性格注定了他不會有明確的人生目標，注定了他與自幼窮苦出身的阮玲玉最終會以悲劇收場。從張達民的外表上看，還是有一些風度翩翩，他中等身材，面容白淨，下巴微微翹起，茂密的黑髮蓄得長長的，

抹著當時比較時髦的斯坦康髮蠟，向後梳得精亮油滑。也許是曾讀國文專業而染點「儒者」風範，張達民不常穿西裝，更多的時候，他是身著長及腳面的長袍。平日裡，總愛戴著一副黑邊圓框近視眼鏡，倒是透出點儒雅瀟灑的味道來。這些足以讓當時對一切充滿美好想法、正處於情竇初開的少女阮玲玉喜歡了。





來來往往

作為一個富家子弟，張達民在交際場所和生意場上也可謂見多識廣了。而當他第一次留心注意已是中學生的阮玲玉時，仍為她身上所特有的超凡脫俗的氣質和帶有一絲哀怨的美麗面容所震驚不已。特別是那雙無論在何種神態下都飽含著令人心疼的憂鬱的眼睛，一直映到了張達民的心裡。他怎麼也沒料到當年瘦瘦小小的黃毛丫頭，現今居然出落得如此楚楚動人，不由得怦然心動。於是，他想辦法接近阮玲玉，當他得知她喜歡到昆山公園散步時，心中不由一喜。

秋日的昆山公園，正是一年中景致最為迷人的季節，秋風吹走了夏日的悶熱，黃葉落滿林中小徑，夕陽的餘暉穿過簌簌作響的林葉灑落下來，草坪上佈滿了跳躍的光影，傍晚的花園是那般的溫馨，阮玲玉和兩個女性朋友牽手走在花園的小徑上。那一天，阮玲玉身著一襲長及腰際的半長喇叭袖白色斜襟小褂，黑色過膝的裙子，晚霞映襯著她純潔美麗的臉龐。在另一條小徑上，又閃出一個青年男子的身影，高高的身材，一身筆挺的西裝，白淨的方臉上架著一副黑邊圓框眼鏡，倜儻之外又顯出幾分文氣，他就是張達民。兩人「無意」間相遇。

那天，阮玲玉和張達民只是很有禮貌且簡單地互相問了個好。後來，張達民便總是在傍晚時分，趕到昆山公園與阮玲玉會面。日子久了，兩位女性朋友似乎從張達民的友好、慇懃中看出點苗頭來了，常常托辭不與阮玲玉一起前往。所以，經常只留下阮玲玉與張達民在公園裡散步、聊天。張達民刻意找了些有關學校的話題與玉英交談。當時，只有十六歲的阮玲玉皮膚白皙，頗討人喜歡的瓜子臉，有著一雙長而彎的丹鳳眼，不笑時流露出自然天成的憂戚感；一笑則兩眼彎彎，嘴角露出一對淺窩，更顯南方女子嫵媚動人之態。張達民從這位一見傾心的可人女子身上感到了從未經受的溫柔，他不由地重新審視起這位美麗的女子來。阮玲玉發現張達民對她格外的慇懃，在這種慇懃面前，她感到不安、緊張和激動。

阮玲玉和張達民其實一直是認識的，只是這些年來不常見面。在接下來的一段時日裡，張達民傍晚時分經常來昆山花園散步，於是也就常與阮玲玉相逢。這位絲毫不擺主人架子的四少爺逐步贏得了涉世未深的阮玲玉的好感，而青年人之間總有許多共同的話題，漸漸地，兩個年輕人的心靠近了。無數次的昆山公園「偶遇」慢慢地變成了一種約定，他們的戀愛開始了。張達民慢慢地用他的方式佔據了阮玲玉心中的一個特殊位置。

自從父親去世這十年來，特別是進入崇德女校以來，阮玲玉一直生活在單一的女性世界之中，十六歲的她情竇已開，所讀過的許多鴛鴦蝴蝶派小說中的那些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也曾使她嚮往過夢中的白馬王子。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還沒有哪個異性青年真正走進過她的情感世界，張達民則是第一個闖入者。張達民雖不如小說中的男主角那般可愛，但對自己也可算得慇懃備至體貼入微，且他不計較出身門第與自己相愛，她還是挺受感動的。對於張達民，總歸是互相看著長大的，多少不是很陌生，慢慢地，隨著時間的推移，阮玲玉的主僕意識也就淡薄下去了。早年喪父的她身邊出現了一個像兄長似的異性關心、親近自己，心裡也很是欣喜。

慇懃的張達民多次贈送小禮物給阮玲玉，都被從小養成潔身自好、自尊自愛性格的阮玲玉婉言謝絕了。阮玲玉之所以謝絕了張達民的一切贈與是因為她覺得第一次接受一個青年男子的禮物，不管禮物的輕重，都是一件很神聖很重要的事情，故而才一直持鄭重其事的態度不予接受。張達民為了表示對她的關懷，還慇懃地要求為當時名字還是阮玉英的阮玲玉改名，他告訴阮玉英，有一個與她同名的女子被遺棄，還是就此改了為好。從此，阮玉英改名為阮玲玉。

之後，為了進一步親近阮玲玉，張達民竟然從海寧路的新居搬回了乍浦路的老宅來住。回到老宅住的張達民，總是慇懃地跑到後院，向阮玲玉的母親問寒問暖。阮玲玉的母親，作為張家

老宅裡的僕人，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張達民是喜歡阮玲玉的。只是面對如此慇懃、懇切的張家四少爺，一個孤苦善良的寡婦，靠幫傭度日，還要養育女兒讀書的母親心裡只存此念，毫無戒備，只要他真心對女兒好，將來真要成就了好事，不但女兒終身有托，自己也是有靠的。到了那一天，早早去世的丈夫也能含笑九泉。

不管怎麼說，阮玲玉在她十六歲那年的秋天開始了她的初戀。初戀是甜蜜的，做完了一天的功課，挽起戀人的臂膀，徜徉在秋日花園的小徑上，充滿了詩情畫意。然而，甜蜜中卻帶有一絲苦澀，那是對未來的憂慮，這個明顯帶有「主僕之戀」色彩的戀情能結出豐碩的果實來嗎？





不幸在潛滋暗長

在剛剛十六歲的阮玲玉眼中，風度翩翩的張達民從外表上還是蠻符合她理想中的白馬王子形象的。對於正處於豆蔻年華的少女來說，張達民是母親幫傭人家的少爺，這就意味著這個明顯帶有「主僕之戀」色彩的戀情有著巨大的壓力，但是這似乎也符合了少女戀愛的標準，她憧憬一切美好事物，她願意衝破這一切的障礙，克服重重險阻，與他走在一起，帶給他溫柔的慰藉。在此之前，她從未接觸過真正意義上的男朋友，對張達民缺少衡量和對比的標準。張達民的甜言蜜語，他所表現的紳士風度以及戀愛時的甜蜜，撥動少女的心弦。他不計較出身門第與她戀愛，也給了她繼續與他在一起的勇氣。她以為那就是愛情。十六歲的她哪裡知道，戀愛時的甜蜜不能代表全部的現實生活。而張達民，阮玲玉在他的眼裡，是美麗的、溫柔的，她的美是出於天然，一派清新之氣，直達張達民的心。至於張達民與阮玲玉性格上的差異，其實是很明顯的，他們倆幾乎沒有什麼共同的興趣、愛好。

張達民喜動不喜靜，不善於思考問題。他一看見書就頭痛，他的中學也不是用功讀下來的；但是阮玲玉性格內向、憂鬱，喜愛靜靜地坐下來，閱讀一本富有哲理的書籍。張達民很早就於父親的帶領下學習交際應酬，他熱衷於出入舞廳、歌廳、跑馬廳和跑狗場。阮玲玉自小出身於平民家庭，性格內向的她對這些娛樂在認識張達民前是聞所未聞，更談不上熱衷了。

阮玲玉酷愛電影和讀書，而張達民則寧可去打牌，常常一打就是一整天。至於阮玲玉，她是一個年輕單純的少女，是一個有思想、一直想自立的人。而張達民不過是個「二世祖」，專事坐吃祖產。

不難得出結論，阮玲玉和張達民完全是屬於兩個世界的、兩種類型的人，一個是出身貧苦、有思想、希望能自立的女子，另一個是屬於剝削階級的「二世祖」。如果他們真心相愛，願意互相遷就對方，也許未嘗不是一件美事。但不幸的是，他們的地

位、他們的身分、他們對人生的認識決定了他們之間的鴻溝實在難以填平。一時的甜蜜可以成就一段姻緣，但是成就不了世代的幸福。

一九二五年，張達民的母親很快就知道了小兒子對阮玉英癡情，並想娶她為妻的事。張達民的母親非常氣惱，堅決反對他們的交往，當勸說沒有奏效時，張老太太便把氣怪到阮玲玉母女身上，將阮玲玉的母親趕出了張家。張達民心中知道，母親的做法無非是為了要把他和阮玲玉拆散，倒是連累了阮玲玉和她的母親。但凡一個人在戀愛的時候，無不把自己那點愛情看得比海深，比山高，甚至甘為情死，也在所不辭。這種戀愛時的熱血沸騰，其實不過是把以往戲劇、小說上看到的情比金堅、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的例子套用在自己身上罷了。此時的張達民覺得自己既然愛了，就要愛到底。張達民便趕去安慰她們母女，將無以為家的阮母，瞞著家裡安排在北四川路的鴻慶坊的一個宅子裡暫時落腳。他打算先和阮玲玉同居，生米煮成熟飯，然後再正式迎娶。此時的阮玉英早被張達民不計較門第出身，不顧父母反對與自己結合的一片真心所感動，便輕率地做出了與他同居的決定。

一九二五年底，剛在崇德女校讀到初二的阮玲玉便在鴻慶坊開始了與張達民的同居生活。不久，阮玲玉就自動退學，離開了崇德女校，放棄了自己曾對人生的追求。那年，阮玲玉十六歲。按一九三五年春阮玲玉對《現象》雜誌記者所言：「那時，我的意志還薄弱，同時年歲也究竟還輕，所以認識不多久後，受不起他的欺騙，兩人便實行同居啦。」但這已是事隔九年以後，悲情的阮玲玉在經歷了張達民的噩夢之後的省悟之語，只是為時已晚。從昆山公園相見到戀愛，兩人是閃電似的；從戀愛到同居，兩人也是閃電似的。由於張家不同意張達民和阮玲玉之間的關係，而兩人想用同居造成婚姻的既成事實。在這「閃電」似的同居背後，玉英也曾痛苦彷徨過。有時她暗自思忖：我以後的路該怎麼走呢？自己內心的嚮往自然是先唸書

後工作，做一個自立的人。可每每將這一想法向母親傾吐時，總在母親臉上看到一副痛苦、內疚的神情，接著是一聲聲的哀歎。阮玲玉知道，這是母親怪自己這麼大的人，好不曉事理，與張達民結婚難道不是一條好的出路嗎？

封建意識、缺少文化使母親目光短淺。母親感到女兒能嫁張家，這是再好不過的事，從此自己終身有靠，地位改變。就一個終身做女傭人的人的思維而言，能過上主人家的那種穿綢著緞、吃用不愁的生活，就是人上人、福中福了。因而母親自始至終熱心地促成這件事，勸說女兒允許這件事。然而，雖然有一定的文化知識，但已陷在熱戀漩渦裡的阮玲玉也不能自拔。她想到自與張達民認識以來，特別是和他在昆山花園見面之後，他對我總是笑臉相迎，也從不擺少爺架子，對母親也尚稱和藹可親……是呀，難道還有比結婚更好的路嗎？她就這樣輕易地，似懂非懂地將自己的一生和這位張家少爺結合在了一起。

然而說是結婚，卻並無正式的婚姻儀式和手續；說是戀愛，又無真正一致的理想和愛情。這是買賣婚姻的一種新變種，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婚姻的一種常見的方式。就阮玲玉的身世、環境而言不為浪蜂游蝶所惹，定為富賈商人所攫，這似乎是她悲劇定命所致，安能倖免？

生活的磨難使阮玲玉比普通少女更早地懂事了、成熟，卻也使阮玲玉過早地將自己的命運和一名玩世不恭的少爺連結在一起。這是她悲劇命運的開始，也是她悲慘生涯的結局的決定因素之一。

張達民是阮玲玉短促一生中第一個佔有了她的男人，而且從十六歲到二十五歲的近十年中，她為他付出了青春和血汗換來的金錢。而他則愈來愈像魔影似地追隨著她，籠罩著她，直至將她送給了死神。

阮玲玉初嫁時芳齡十六，完全是個年輕少女，而那種流傳了千百年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思想，牢牢佔據了她的心靈。要是這位張家四少爺稍有上進之心，至少能夠安分守己，阮玲玉就將終身相隨，忠貞到頭了。而他卻和所有舊社會中的紈褲子弟沒什麼兩樣，一步步走向了墮落。

在阮玲玉與張達民同居之初，曾有過一段比較甜蜜的日子。張達民仍然保持著戀愛時所體現出的紳士風度，顯得溫柔體貼，平日常逛的歌場賭館很少涉足，父母給他的零花錢也足夠支付三個人的開支。阮玲玉與張達民同居後，在她的人生旅途中揭開了全新的一頁，也打開了她生命的另一道風景。平日裡，兩人逛公園、看電影、散步、兜風。阮玲玉喜歡音樂，張達民便租來鋼琴，請來外籍教師教授她。頗有藝術才能的阮玲玉不久後彈起來居然有了一些成績了。只是後來，老師告訴她，她的手指條件不是很理想，學到一定層次後恐怕難以突破，很難達到很精的水平。於是，阮玲玉便放棄彈鋼琴，轉而接受戲劇方面的訓練。張達民嗜好跑馬、跳狗和跳舞，他不僅參加跑馬，還自己養馬。張達民和阮玲玉同居江灣體育會路二號的時候，張達民自己就養了數匹駿馬，每天早晨五點鐘左右，張達民就帶著阮玲玉同去跑馬場溜馬。當然，張達民最熱衷的還是帶著阮玲玉到舞廳跳舞。

在當時的上海，上海之夜的動人之處與舞廳的魅力是同義詞，就像這一段文字所描述的：「上海的子夜因無數的珠寶而閃閃發亮。夜生活的中心就在那巨大的燈火電焰處。印度手鼓的節拍，悠揚的交響樂，上百個樂隊的音樂聲，曳步而舞，身體搖擺，休止符，慾望的濃煙——燈海裡的慾望，那就是歡樂，就是生活。」儘管社交舞就像賽馬一樣，絕對是一種西方習俗，在十九世紀中葉才由上海的外國人介紹進來，但它並沒有阻止中國人熱烈地擁抱它，把它視為時尚。據當時報導，二〇年代早期，當第一批舞廳開張時，上海人馬上成群地湧去觀看。跳

舞概括為一種「自然行為」，可以「喚發體內的力量」。

外國人和有錢的中國人經常出入那些頭等舞廳，像華懋公寓頂樓、國際飯店的天台、百樂門戲院和舞廳、大都會花園舞廳、聖安娜、仙樂斯、洛克塞、維納斯咖啡館、維也納花園舞廳、小俱樂部等等，而它們那傳奇般的聲名也在中國的文學想像裡永遠地留下了印記。也許最難忘的是百樂門舞廳。就像下面一個外國人的生動描述一樣：

出了戲院，我們就去百樂門，那裡有夜總會和舞廳。百樂門是新近由中國銀行家建的，裡面設計極其現代，有大量的鍍、水晶和白色木頭佈置。白色的大理石旋轉樓梯通向大舞廳，陽台上另有一個舞池，玻璃地板，下方有腳燈，讓人感到像在雞蛋上跳舞。舞台正對著入口，上面是樂隊，都是俄國樂師，但奏的都是最新的美國爵士樂。我們到的時候恰逢表演開始。表演合唱的也是俄國女子，有些是金髮美人。她們穿戴很少：帽子、淺幫鞋和非常細的腰布。和美國的合唱隊姑娘相比，她們演得不算好，常用不流暢的英語唱最新的美國歌。一個英國朋友告訴我，雇俄國女子比雇中國人便宜多了，而中國人又非常崇拜金髮白人女子。

阮玲玉雖出身貧寒，卻自小就聰慧，有著極強的領悟能力。當她開始接觸社會後，這些個人天生修來的資質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不久，有藝術天賦的阮玲玉的舞步也逐漸優雅嫺熟起來。後來阮玲玉成名以後，一直保留著喜歡去舞廳跳舞的愛好。在三〇年代的電影明星之中，阮玲玉可算是跳舞跳得比較標準優雅的一位。阮玲玉後來在電影表演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功，絕不是無源之水，這不僅和她幼時在表演方面受到一定的薰陶有關，也與她在青年時期又接受一定的表演實踐和藝術上的訓練有關。這時候的阮玲玉雖然表現出情緒不穩定，有時意志力較

差的個性特徵，但是她思想敏銳、領悟快，易於接受新的事物。這為阮玲玉從事電影表演藝術創造出一個很好的基礎。

憑藉不錯的粵劇功底，阮玲玉加入了當時的「儉德會」。「儉德會」顧名思義就是以積善好施為宗旨的慈善組織。「儉德會」對她十分歡迎，並特意免收會費，以示優待。不久，天生很有愛心的阮玲玉就被推選為隊長，之後她更加熱心、積極工作，還鼓勵張達民幫助她徵求捐款。出身貧寒人家的阮玲玉更為理解慈善對窮苦人們的意義，她以加倍的熱情投入到這個社會公益事業中。作為一個女人，她終於明白，她的價值不僅僅在於她的花容月貌，她還可以利用現在的優勢，用她天生的愛心去撫慰那些飽嘗生活艱辛的貧苦人們。

阮玲玉對張達民不顧家庭的反對，堅持與自己結合，開始時心存一份感激之情。輟學以後，她很快完成了角色轉換，由一個年輕的女學生變成一個賢慧的妻子。母親則不再出外幫傭，守著兩人，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而張達民又豈是甘於過平靜生活之人，燕爾新婚的纏綿過去之後，他就感到了同居生活的單調乏味。尤其是家庭的日常開支，雖然阮玲玉母女倆非常節儉，但仍要花去父母給他的零花錢的大部分，而他的父母卻不再多給一個子兒。於是，他的公子哥兒的本性開始暴露，對阮玲玉母女倆時不時惡語相向。

起初，張達民看到阮玲玉傷心落淚，他還有些不忍，會轉而安慰一番。漸漸地就熟視無睹了，想發脾氣就發脾氣，不高興掉頭就走，把僅有的幾個錢送進賭場，輸光了則幾天不露面，偶然贏了，一高興也許會想起阮玲玉，於是再轉而登門。同時，一直處於同居狀態的阮玲玉，非常想結束這種狀態早點結婚。但是，當她每次向張達民提及結婚要求時，他便從歡樂的情緒中低沉下來。他認為阮玲玉的舊禮教觀念太深，批評阮玲玉不具備新思想，強調男女之愛首先是一種精神，又何必看重世俗的形式。說完這些，張達民很快又將話題轉到跑馬上，並興致

勃勃地談起他養的馬和他參加的輪盤賭。面對這種情形，阮玲玉意識到自己當初的決定有些過於草率，只是善良的她不願把張達民想得太壞，總以為他最近的變化是因他們的婚姻得不到父母的贊同而引起的。但是，張達民的變化還是給打算放棄自己人生目標，好好持家做妻子的阮玲玉澆了一盆冷水。事實擺在了面前，原本以為就此甜美的生活開始駛出了阮玲玉預期的軌道。

生活的車輪還是要轉下去的，可是又該怎麼駛向那個未知的將來呢？阮玲玉開始有點迷茫，自己有點摸不清楚方向，將來，到底有幾個將來？

